

明·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

上册



明·李时珍著

本草綱目

(校点本上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 · 李时珍著

本草綱目

(校点本下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99263

本草纲目

(校点本)

上册

明·李时珍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6开本 96印张 4插页 1050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3,200

统一书号：14048·4182 定价：10.80元

本草纲目
(校点本)
下册
明·李时珍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6开本102 $\frac{1}{4}$ 印张 4插页 1134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200

统一书号: 14048·4183 定价: 11.50元

出版说明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系统总结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医药学巨著。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公元一五一八年——一五九三年），湖北蕲州人（今蕲春县），出身世医，是我国明代一位注重实践的杰出的医药学家。

李时珍由于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在数十年的医药实践中，亲自上山采药，向农民、猎户、渔民、樵夫、药农和铃医请教，积累和总结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并实地考察药用植物，解剖药用动物，采掘和炼制药用矿物，以毕生精力，写作三十多年，终于写成了这部著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全书约一百九十万字，共分五十二卷，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有三百七十四种是李时珍新增的，还有药方一万多个，插图一千多幅。《本草纲目》不但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对矿物学、化学、动植物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它不仅促进了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而且对世界药物学的进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本草纲目》从公元一五九六年（明万历二十四年）问世以后，已在国内外辗转翻刻三十余次，并于一六〇六年传入日本，此后，又先后译成拉丁文以及法、德、英、俄等国文字，流传于各国。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除了总结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的用药经验和理论知识外，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前人某些不正确的说法给以批判纠正。如某些本草书曾记载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不老，服食黄连、雄黄、芫花等可以成仙不死。李时珍对于这些说法，不仅从理论上加以否定，而且还明白地提出迷信这种说法的危害性。但是，由于李时珍生活在十六世纪我国的封建社会，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的局限。因此，反映在《本草纲目》这部著作中，有些论述是有明显糟粕的。

《本草纲目》一书，历代版本甚多，此次重印是采用刊印较早的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夏良心刻的「江西本」为蓝本，旁采各本进行校勘排印。由于全书字数较多，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分作上下册出版。

本草纲目出版说明

二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不高，在出版工作中一定会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以便我们改进和提高。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九月

校点说明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所著《本草纲目》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本书自明代刊行后，三百八十余年来，在国内已经重版了二、三十次。最早的版本，是在一五九〇年王世贞作序以后，至一五九六年李建元进疏以前，由胡承龙刻的金陵本。疏中说：「甫及刻成，忽值数尽」。可见是书的刻成，约在著者去世的一五九三年前后。其次是一六〇三年夏良心序刊的江西本。它改正了金陵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有金陵本不错而改错了的。再次是一六〇六年董其昌序的湖北本，它和以后如梅墅烟萝阁等各种明清刻本，大都是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刻的，一般改动不大。直到一八八五年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校刊本，才作了较大的变动，并抽换了几百幅图，他改对和改错之处都显著增加。以后各种石印、排印，以至一九五七年本社的影印本，一般都是以张本为底本了。总的说来，历代由于抄写、刻板、校订、覆刊所发生的错误，数以千计，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本书的质量。

还有本书自身也存在一些错误，例如：

卷十二萎蕤条云：「初虞世治身体疬疡斑驳有女萎膏」。「初虞世」三字，在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六女萎萎蕤条原作「古今录验」。这可能是在著者的记忆中，有初虞世撰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一书，遂将「古今录验」改为「初虞世」（他处有时在「古今录验」上加「初虞世」三字）。但女萎膏见于外台卷十五，引自古今录验。初虞世为宋人，不当为唐人所称引。故外台所引，自是唐甄立言所撰之古今录验方。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记。

卷十六有「蚕茧草」和「蛇茧草」两条。大观及政和本草卷九「蚕茧草」作「蚕茵草」。「茵」是「网」的异体字。「蚕茵草」在政和本草的总目和分目中，都同作「蚕网草」。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一。

五毒草条云：「又别有蚕罔草」。「罔」仍为「网」的另一异体字，这就证明「蚕茧草」应作「蚕网草」。又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蛇茧草」作「蛇芮草」。「芮」是「蕡」的误写。卷十一·五毒草条云：「一名蛇罔」。则证明「蛇茧草」应作「蛇罔草」。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认。

「蔷薇灰末」为外用药（详见彼条校记）。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解。

卷十八营实墙靡条附治箭刺入肉方，著者误以说症状之「鼠扑」为内服药，又误以内服之问·五常政大论云：「土平曰备化，水平曰静顺」。罗氏错引，李氏未改。这是属于著者的沿误。

书中类似这样的错误还多。但对于一部如此庞大的著作来说，也是难免的，不足为奇的。

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本社这次排印本书时，作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以期提高质量。现将选用底本、主要参考书和校勘方法，说明如下：

一、本书采用一六〇三年由夏良心、张鼎思序刊的江西初刻本作为底本。

二、主要参考书：

(一)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现存大观本及政和本），宋·唐慎微著。这是纲目以前内容最完备的一部本草。因此，作为这次校勘的主要参考书。

(二) 千金翼方，唐·孙思邈著。它完全转载了唐·新修本草的正文（新修本草现已只存残卷），故也是一部主要参考书。

(三) 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现只存序录部分的敦煌残卷。在校勘本书序例时，有参考价值。

(四) 另外，一九五七年本社影印张绍棠本时，曾与金陵本校勘出若干条不同之处，此亦作

为重要参考。

三、校勘方法：

(二) 著者在引用它书时，大都不是抄录原文，而是经过一番化裁的，有时甚至综合二、三家之说为一，和原文有很大的出入，这是当时一般的习惯。这次校勘，对于凡经著者变化剪裁而实质上没有重要差别的，一律不动，不加校记，避免繁琐考证。但对其中与原意不合及影响医疗的地方，便作更改，并加校记，说明原作什么，以及或衍或脱，今据何书何卷加以改正，以及或删或补，以便读者查对。如有义可两存，难作定论的，就不予改动，只加校记。还有少數错处，一时找不到书籍校勘或查对不出的，就注明存疑待考。

(三) 书中还有须待研究的地方。如著者有意将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一之「毛茛」改为「毛茛」，以致现代植物学中列有「毛茛」一科。但本书卷十七毛茛条所引各种资料，都只能证明是「毛茛」而不是「毛茛」，详见彼条校记。对于这样的问题，都予提出，加具校记，以便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 书中凡加校记之处，均用「脚注序码」标出，而将校记附于页末。

(四) 书中各种异体字和笔划有差错残缺的，就直接改正，不加校记。

(五) 书中所用书名，多系简称。同样的名称，如吴普之类，有时作人名，有时又作书名，情况复杂。为了统一起见，一律不加书名号。

(六) 本书原有几条张实之（应是在卷首作序的张鼎思）的按语，如说「硇」、「衄」等字原来的写法不正之类。因现用标准字体排印，已不再成为问题。其余也都没有参考价值，只好一并删除。

(七) 校勘的范围，以采用的江西初刻本为限。其它各本（包括金陵本）的错落衍误，概不

涉及。

这次校点，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限于校者的水平，错漏之处一定不少。热望读者指正，以便今后改进。

校者

刘衡如

一九七五年三月

本草纲目序

纪称望龙光，知古剑；覩宝气，辨明珠。故萍实商羊，作天明莫洞。厥后博物称华，辨字称康，析宝玉称倚顿，亦仅仅晨星耳。楚蘄阳李君东壁，一日过予弇山园谒予，留饮数日。予窺其人，猝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装，无长物，有本草纲目数十卷。谓予曰：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辑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二十八〔二〕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三〕种〔三〕，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四〕以医书觀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策，臣民之重宝也。李君用心加〔五〕惠何勤哉。噫！碱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故辨专车之骨，必俟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予方著弇州卮言，恚博古如丹铅卮言后乏人也，何幸睹

〔一〕 一十八：据初步整理，原漏列救荒本草中金盏草一种，又应补有目无文之七仙草一种。「一十八」似应作「二十」。

〔二〕 四：据初步整理，原漏列金石部砭石一种，草部苦草一种，人部方民、人傀两种，而草部中又重出耳环草一种，应删，故「四」应作「七」。

〔三〕 旧本……四种，按旧本与新增合计，即平常所说之一八九二种。现经初步整理，当为一八九七种。而原书所谓一种，有时并非一种药物，如卷五诸水有毒，卷三十三诸果有毒，卷四十九诸鸟有毒，卷五十诸肉有毒及解诸肉毒均作为一种，实际是指书中列有一条。

〔四〕 禁：张氏味古斋本（以下简称张本）作「仪」。

〔五〕 加：张本作「嘉」。

本草纲目序

二

兹集哉。兹集也，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锲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弇州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

重刻本草纲目序

〔二〕

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乃后世以艺视之，缙绅先生多所弗讲。贾子不云乎：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居医卜之间。医可以贱简为哉？本草者，固医家之耰锄弓矢也。洪纤动植，最为烦杂，散于山泽而根于脏腑。名不核则误取，性不明则误施，经不辨则误入。误者在几微之间，而人之死生寿夭系焉，可无慎乎？余夙为痰晕作楚，近复滋甚，时检轩岐家言以自卫，得楚名医李时珍氏所辑本草纲目，辄侧弁其间。大抵与苏颂图经、唐慎微证类相表里，而采摭名实，引据征验，不啻倍之。所增药三百七十余种，皆近世所习用而确乎有明效者，其用心亦勤矣。医家者流，得此书而存之，庶几可无误乎。间以质之藩臬诸大夫，俱云甚善，而颇讶其字画之漫漶者多也，图更锲之。于是搜积贮之所奇者，悉付剞劂氏，而诸大夫亦以多寡佐其不足，盖六阅月而工竣。既成帙，复肆览焉，较前倍觉爽目。余因是而有感于天之生物，何其独厚于人也。既有百谷以养其生，又有百草以治其疾。夫使蚩蚩者有生而无疾也，则滋以百谷足矣。惟其不免于寒暑阴阳之侵也，故必良药补之，毒药攻之，而后得以祛其所害而终其天年，则天心见矣。呜呼！此治道也。治生者，去其所以害吾生者而已矣；治民者，亦岂有他术哉，去其所以害吾民者而已矣。今天下号称治平无事，然而病在脉理者已数形见。四民之业窘，而重以旱涝之不时，所在有啼号声，则元气索。采榷之使十道四出，而鶻张虎视者且遍埏宇，则邪气盛。当其时，欲如医者按其表里标本而治之，何者宜补？何者宜攻？其用以补者，将为参、术乎？抑芎与文无乎？用以攻者，将为黄、芒乎？抑堇与乌喙乎？取其散于山泽者以调吾脏腑，必何如而后可以无误？是必有精于其理者，若跗之涤，和之视，长桑君之方，太仓公之诊，而后能挽斯世于仁寿耳，余则安能。敬因是书之成，而以商之医国者。癸卯孟秋之朔，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讷郡夏良心撰。

〔二〕此序原脱，今从覆江西本补。

重刊本草纲目叙

余自辛日，承乏江臬。臬署务简多暇日，则取署中旧刻翻阅之，庶几乎运甓之思焉。一日谒中丞桐汭夏公。云：本草纲目一书，大有裨于生人，非特多识资也。而初刻未工，行之不广，盍图广其传乎？余受而观之，乃楚名医李时珍所辑，盖尝经御览而备上方者也。夫本草之名尚已。古圣人爱民深，忧民切。故羲皇有八卦之画，炎帝为百草之尝；画卦以示趋吉避凶，尝草以使缮生救死。盖自有易以后，即有此书。诚谓民行民生，均重于世，而当务为急。故万政未遑，而藐焉一草一木之是求也。不然，岂不知自暇自逸，而肯一日之间，遇毒七十，甘以区区腑脏，尝试于刚柔升伏百千万变之中哉。何收弗暇，农求未出。方言虽讽于君卿，三卷弗登于册府。汉末存者，三百六十余种耳。陶、苏、李、韩诸贤，相继增益。唐慎微于图经外，旁摭远引而再益其品，盖至千五百余种，蔚乎富矣。然品类既烦^(二)，名称或杂，宋人表章，尤多舛者。李君忧之，为是芟复补遗，又益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有六部。总据正名，附释别号，而次之集解、辨疑以正误，详其生产肖貌气味以明实，附以主治诸方以著用，命之曰本草纲目，盖集诸家之大成哉。或者谓：人惟五藏，病止七情。古之圣儒，处齐不过数种，而何取纷纷之为。愚则谓：药者，医用也。良医之用药也简，而其储药也备。故莞华一撮，半夏数丸，已足取效；而搜其囊，则牛溲、马勃，鼠肝、虫臂，无不有也。何也？储与用异也。此书之作，固储道也。天之爱人甚矣。人之生齿日烦，物之化育亦盛。人之情识日广，病之变态亦多。物之生也若有待，人之用也若有期，则取之恶得不博？平者不可为毒，温者不可为寒，辛者不可为苦，而平、毒、温、寒、辛、苦之中，微者不可为甚，重者不可为轻也。一物而根、株异宜，一形而补、泄殊性，而至于名与实淆，如荀书之误读，吕览之误注，躄鵠误称，苦弥误索者，不可胜数也，则辨之又恶得不详乎？故物虽有名，用实未著，若薜荔、蛤蠚，不录可也。其它草根树皮，跂行喙息，以至土苴、刍狗之类，秉命虽微，效用则大，既有明验，可厌其多哉？况漆叶青姑，曾益樊阿之寿；柔汤火齐，并愈齐臣之

(二) 烦：通「繁」。下同。

疾。昔之名者今已非，今之实者可终弃耶？尝读东阳记，有虎丸疗心疾之征，叔微书，有獭爪治肺虫之目^{〔一〕}。道元述解毒之草，名曰牧靡；邵公著救饥之粮，称为石谷。诸如此类，吾犹恨其弗该，而恶可以米、盐概之哉？故得其精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济世，庶几神农氏之风乎。而达者观之，则可以穷万物之赜，可以识造化之妙，而见天地之心，则多识固其余矣。中丞公抚江右四年于兹，尝节冗食衍缓，置义仓一区，贮谷二万有奇，为赈恤计；买田二百于城东，储镪三千于郡帑，为似续计。既锱铢啬它费矣，而独有所用于此。盖仓廩足则民不以非岁死，医药具则民不以非死疾死，此其于民生岂有二哉。昔人集古方书，意亦如此。是役也，中丞公倡之，在事诸寅长佐之，南、新二县尹成之，不佞思董剗劂之事而已。刻始于今岁正月，竣于六月。既竣，喜而为之序。万历癸卯孟秋朔日，江南按察司按察使长洲张鼎思顿首书。

〔一〕 目：原作「日」，今从张本改。

进本草纲目疏

湖广黄州府儒学增广生员李建元谨奏，为遵奉明例访书，进献本草以备采择事。臣伏读礼部仪制司勘合一款，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修正史，移文中外。凡名家著述，有关国家典章，及纪君臣事迹，他如天文、乐律、医术、方技诸书，但成一家名言，可以垂于方来者，即访求解送，以备采入艺文志。如已刻行者，即刷印一部送部。或其家自欲进献者，听。奉此。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臣切思之：父有遗命而子不遵，何以承先志；父有遗书而子不献，何以应朝命。矧今修史之时，又值取书之会。臣不揣谫陋，不避斧钺，谨述故父遗表。臣父时珍，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一〕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讎，历岁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尚欲献之天子；微臣采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昔炎皇辨百谷，尝百草，而分别气味之良毒；轩辕师岐伯，遵伯高，而剖析经络之本标。遂有神农本草三卷，艺文录为医家一经。及汉末而李当之始加校修，至梁末而陶弘景益以注释。古药三百六十五种，以应重卦。唐高宗命司空李勣重修，长史苏恭表请伏〔二〕定，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宋太祖命医官刘翰详校。宋仁宗再诏补注，增药一百种。召〔三〕医唐慎微合为证类，修补众本草五百种。自是人皆指为全书，医则目为奥典。夷考其间，瑕瑕不少。有当析而混者，如葳蕤、女萎，二物而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如南星、虎掌，一物而分为二种。生姜、薯蓣，菜也而列草品；槟榔、龙眼，果也而列木部。八谷，生民之天也，不能明辨其种类；三菘，日用之蔬也，罔克的别其名称。黑豆、赤菽，大小同条；消石、芒消，水火混注。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此寇氏衍义之舛谬；谓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乃陶氏别录之差讹。酸浆、苦耽〔四〕，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审；天花、栝楼，两处图形，苏氏之欠明。五倍子，构虫窠也，而认为木实；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为浮萍。似兹之类，不可枚陈；略

〔一〕注：原作「誤」，今从张本改。

〔二〕伏：政和本草卷一·唐新修本草条作「修」。

〔三〕看：本书卷一证类本草条时珍曰：「宋徽宗大观二年，蜀医唐慎微取……名证类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据元李文虚中证类本草书后，慎微著书，当在宋哲宗元祐时代。又据大观本草艾晟序，大观实乃在杭州校刊作序之年。既无慎微上书朝廷之事，更无仁宗召慎微之理。据此，「召」当是「蜀」之误。（大观本草系「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之简称，今用武昌柯逢时重校本。下同。）

〔四〕酸浆苦耽：原作「酸浆苦胆」，今据本书卷十六「酸浆」条改。